

3

王西彦研究资料

WANGXIPYAN YANJIUZILIAO

艾以 沈辉 卫竹兰 李国燦 编

文学研究所 总纂

中国文学史 资料全编

现代卷

王西彦，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书分生平资料，创作自述，研究论文选编，著作年表、目录和研究文章目录索引等四部分，全面收集整理有关王西彦的研究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3

王西彦研究资料

WANGXIYAN YANJIUZILIAO

艾以 沈辉 卫竹兰 李国焯 编

文学研究所 总纂

中国文学史 资料全编

现代卷

王西彦，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书分生平资料，创作自述，研究论文选编，著作年表、目录和研究文章目录索引等四部分，全面收集整理有关王西彦的研究资料。

内容提要:

王西彦,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书分生平资料, 创作自述, 研究论文选编, 著作年表、目录和研究文章目录索引等四部分, 全面收集整理了有关王西彦的研究资料, 俾有助于学林。

责任编辑: 马 岳

装帧设计: 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西彦研究资料 / 艾以等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1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ISBN 978-7-80247-220-4

I. 王… II. 艾… III. ① 王西彦(1914~1999) — 人物研究 ② 王西彦(1914~1999) — 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0573号

王西彦研究资料

艾以 沈辉 卫竹兰 李国燊 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bjb@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 010-82000893

责任编辑: 010-82000860 转 8171

责任编辑: mayue119@139.com

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44.5

版 次: 2009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650千字

定 价: 88.00元

ISBN 978-7-80247-220-4 / K·014 (22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汇纂工作小组 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润贵 刘跃进 刘福春 严 平

张大明 杨 义 欧 剑 段红梅

编辑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来重视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建所 50 多年来，组织编纂了很多资料丛书，包括《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近代文学史料汇编》、《当代文学史料汇编》以及《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其中，介绍国外文艺理论的三套丛书，已经汇编为《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9 种 30 册，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国内一些重要媒体刊发评介文章，给予充分肯定。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2007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商定继续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文学史料全编》，将以往出版的史料著作汇为一编，统一装帧，集中出版。

这里推出的《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就是其中的一种。本卷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基础而又有所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编纂工作启动于 1979 年，稍后列入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社科重点项目。该编分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即甲乙丙三种，总主编陈荒煤，副主编许觉民、马良春，具体组织主要由徐迺翔、张大明负责。此项目计划出书约 200 种。至 20 世纪末，前后 20 多年间，这套书由数家出版社陆陆续续出版了 80 余种，还有数十种虽然已经编就，由于种种原因，迄今尚未出版。“现代卷”就包括上述已经出版的 80 余种和当时已经编好而尚未出版的若干种。

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知识产权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为此成立了汇纂工作小组。杨义、刘跃进、严平、张大明、刘福春等具体负责学术协调工作，于 2007 年 11 月，向著作权人发出《征求〈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版权的一封信》，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编者的授权，使这项工作得以如期顺利开展。为此，我们向原书的编者表示由衷的谢意。为尽快将这套书推向社会，满足学界和社

会的急需，除原版少量排印错误外，此次重印一律不作任何修改，保留原书原貌，待全部出齐，视市场情况出版修订本。为此，我们也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能给予充分谅解。

《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出版后，我们将尽快启动“古代卷”、“近代卷”和“当代卷”的编纂工作，希望能继续得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参与。

现代卷汇纂工作组

2008年12月

目 录

生平资料

自传(王西彦)	3
王西彦年谱(1914~1994年)(艾以)	15
从蛇山脚下到珞珈山上(王西彦)	65
野火的联想(王西彦)	
——关于《现代文艺》的回忆	71
在苍山碧水间(王西彦)	78
风雨中的独行者(王西彦)	86
王西彦评传(白桦)	91

创作自述

在生活的迫促下(王西彦)	
——为意大利《人和书》杂志作	107
我怎样学习写作(王西彦)	
——向故乡文学青年谈创作	111
失败者的期望(王西彦)	131
——在青年作者小说讲习班上的发言	131
飞翔和大地(王西彦)	
——关于创作问题答《青春》编辑部问	147
为同时代人造像(王西彦)	163

家乡的尘土和童年的泪痕(王西彦)	175
打开的门窗(王西彦)	
——我和外国文学	191
关于《寻找道路的人》(王西彦)	
——作者自白	202
关于《家鸽》的辩解(王西彦)	205
《家鸽》题记(王西彦)	213
《一双鞋子》题记(王西彦)	216
《在纲罟里》自序(王西彦)	218
新版《乡下朋友》题记(王西彦)	221
《王西彦小说选》(京版)自序(王西彦)	223
《王西彦小说选》(湘版)自序(王西彦)	230
我所追求的标的(王西彦)	
——《悲凉的乡土》自序	238
自己的家园(王西彦)	
——《两姊妹》自序	247
特权和使命(王西彦)	
——《中篇小说选》自序	251
关于《古屋》的写作(王西彦)	257
《神的失落》后记(王西彦)	266
《神的失落》新版题记(王西彦)	270
关于《村野恋人》(王西彦)	273
总算还掉了一笔债(王西彦)	276
关于《春回地暖》答读者问(王西彦)	283
关于《在漫长的路上》的写作(王西彦)	290
《王西彦散文选》自序(王西彦)	300
岁月从窗外流逝(王西彦)	
——《炼狱中的圣火》自序	305
为了让历史翻过新页(王西彦)	
——《炼狱中的圣火》重版后记	314
《第一块基石》后记(王西彦)	318

踽踽者的喜悦(王西彦)

——《书和生活》自序	322
五卷本《王西彦选集》自序(王西彦)	327

研究论文选编

王西彦的《寻找道路的人》(许杰)	339
“笼”与“鸟”(罗荪)	
——关于《家鸽》及其他的一段杂感	341
王西彦的《深渊》(林晴)	348
读《一双鞋子》(文嘉)	355
王西彦的《海底呼啸》(许杰)	357
论乡村小说的写作(许杰)	361
《神的失落》读后(劳宁)	372
《神的失落》(任柯)	376
关于《古屋》(袁微子)	378
评《古屋》(张明文)	382
我看《村野恋人》(尼西亚)	387
读两篇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翟奎曾)	390
写真话(巴金)	
——《随想录》五十二	395
王西彦的梦境剖析(尹雪曼)	397
时代的镜子(王正湘)	
——读《王西彦小说选》	403
洁白的灵魂 光辉的业绩(尚允)	406
——读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	406
关于王西彦的小说(王瑶)	409
驰骋文坛五十年(梅萼华)	411
向王西彦致谢(董鼎山)	415
发愤的书:《炼狱中的圣火》(舒芜)	417
试论王西彦的短篇小说创作(张晋业)	425

关于王西彦的第一篇小说（艾以）	
——兼谈他对《大地的女儿》的介绍	437
王西彦的乡土小说探析（苗山）	441
王西彦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赵园）	454
为什么把他们写得这样苦（曾庆瑞 赵遐秋）	459
谈王西彦的小说作品（严晖）	465
真挚的感情是最有力量的（徐开垒）	
——关于王西彦的散文	468
王西彦散文札记二题（郭风）	476
论王西彦抗战时期的小说（文天行）	479
王西彦：穿越乡土与人性的废墟（杨义）	488
我心目中的西彦先生（戴光中）	504
王西彦的小说创作（孙升亮）	510
王西彦的笔名（艾以）	526

著作年表、目录和研究文章目录索引

王西彦作品系年（1931~1987）	533
王西彦著作书目	647
王西彦研究资料目录	683
编后记（艾以）	698

生平资料

自 传

王西彦

1914年农历十月初六日，我出身于浙江省义乌县东乡青塘下村。当时，浙赣铁路尚未兴建。义乌是个十分偏僻的山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很落后，眼界也很狭小，大多数村民终生与贫穷为伍。农民特别是妇女们即使进一次十里路外的县城，也被当作一件大事。我的父亲是农村私塾先生，兼给村里人选日子和看风水，还会治病开药方，算得上是知书识理的知识分子。可母亲却是目不识丁的童养媳，原先我只知道她姓骆，竟说不出名字；最近才经人调查，告诉我说她名叫“宝珠”。可是，好名字并不能给她换取好命运。她的“肚福”不好，头三胎都是“扁货”（女儿），因此受到老祖母的强烈不满，在家庭里的地位很不堪；即使随后又生下哥哥和我两个男孩，婆媳关系始终未见好转。三个姊姊都在婴儿时期就被“抱”给别人做童养媳，从而使她们终生陷入苦难。童年时期，母亲经常躲在灶门下暗自吞声流泪和大姊经常满脸血迹从婆家逃回村子却不敢进门的情景，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二姊不满30岁就因夫妻不和而早死，三姊则在多病的丈夫去世后自行“出典”给别的男人，抗日战争中惨死于日寇的刺刀下。单是母亲和三个姊姊的遭遇，就在我幼稚的心灵里蒙上一层人生的阴影。海明威在回答“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的问题时答道：“是不愉快的童年。”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是在童年时期就被决定的。不久以前，我曾把自己陆续写下的一些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文章编成集子出版问世，取了个书名叫做

《忧伤的世界》，所依据的就是当时的真情实感。

5岁那年，因为不小心尿湿了床，受到母亲一顿责打，就逃到一里路外哥哥在上学的私塾式国民小学去躲避，结果就成为那里的一名小学生，从“子曰”、“诗云”一直读到“人手足刀尺”。那所学校办在一个名叫“西竺庵”的寺庙里，课堂就在佛坛和神座前，我的小课桌刚好靠着赤面长须的关帝爷，他的右边是双手捧印的关平，左边是擎着一把青龙偃月刀的周仓。也就在那时候，哥哥从父亲的小书柜里取出一部绣像插图本《三国演义》和另一部也有插图的《封神榜》；不用说，我也跟着近乎废寝忘食地啃读起这两部满纸都是神奇故事的小说书，跟长坂坡吼得水倒流的张翼德和手套乾坤圈、脚踩风火轮的哪吒太子成了神交。而且，事有凑巧，我还和一个堂房小叔叔交上了朋友。这小叔叔的家很穷，因为房子被一场火灾烧掉了，只得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两间茅屋安身。每逢过年节，屋前屋后都有人燃放炮竹，他彻夜不眠，背起一把长柄竹箬爬在梯子上，把茅屋顶上还冒着烟的炮竹尾巴扒将下来，免得再引起一场灾难。因此，人家快快活活过新年，他却熬得两眼通红，连声音也喑哑了。他的日子分明过得不容易，加上从小没有进过学堂，连自己的尊姓大名也不认得，却满肚子装着三国故事，能把个“赤壁之战”说得有声有色，使你听着有如身历其境。他还喜欢讲鬼故事，什么水鬼、火鬼、男鬼、女鬼，好像都和他打过交道，彼此有很深厚的感情。例如讲到披头散发却情深义重的女鬼时，就会装出细嗓门学起女音，令人毛骨悚然。他走路时驼起腰身，脚步一颠一颠的，像个老太婆，人们都喊他“老太婆伯伯”；后来我曾拿他做原型，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就取做《老太婆伯伯》。正因为既读过《三国演义》，又听惯小叔叔讲的“赤壁之战”之类故事，我对小课桌边的关帝爷和关平、周仓的神像，感到非常亲切，就用润有口水的毛笔到关帝爷的身上蘸来彩色，充当颜料学起绘画来，梦想长大成人之后当一名画师，居然在村子里得到了一个“小画家”的名声。正在这时，我的一位堂房伯伯猝然去世，尸体就停在公用的堂屋里，平时和我较为亲近的堂二哥不仅要我跟他一起守灵，还要我跪在死者身边，伏在一个倒摆的簸箕上画一幅出殡时挂在灵柩前的遗像。这件事情给大姊知道了，她大为不满，特地跑来神色严重地警告道：“小弟

弟，你怎么能给大伯伯画像呢？给死人画过像，你这支笔就再也没有用啦！”

到了9岁那年，母亲在一场不明不白的病症里永离人世。老祖母没有生养，父亲是从堂房过继来的，没有经过十月怀胎，隔着层肚皮总觉得不亲，却把怨气发泄在童养媳出身的母亲身上，即使已经有好几个子女了，有时也要被罚饿饭。由于母亲那张毫无欢容的脸孔给了我太深的印象，后来我初学写作时曾经在一篇题为《苦命人》的小说里写到了她，并把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奉献给她。我还觉得，自己有些偏于沉郁的性格也可能受到她的影响。因为失去了母爱，实在不耐家庭的阴冷气氛，就向父亲吵着要到县城里去进新式的高小。这个目的好不容易达到了，对我来说无异于一条田涧里的小泥鳅一下子闯入小溪，惶惑得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安置自己，情形的确像安徒生童话里的丑小鸭。这时父亲续了弦，娶了西乡一个银匠的寡孀，她原是县城里人，死了原配丈夫后就回到娘家，和一个耳聋的老母亲相依为命。这样一来，我不仅有了一位继母，还有了一位县城里的老外婆，从她老人家那里享受到了难得的慈爱。关于继母和老外婆，我也曾在一篇题为《狐狸精》的童年回忆里写了她们。两年后高小毕业，就考进了刚刚办起的县立初中，成为它的首届学生。学校办在一座衰败的孔庙里，右边是东岳庙，左边是城隍庙。塑造在城隍庙两侧阴森可怖的十个阎罗王，使我看到熬受“牛头马面”的刀锯油煎之类酷刑的，大都是一些赤身裸体的妇女。这使我联想到母亲和三个姊姊，还有村子里遭遇比她们更为悲惨的嫂婶姊妹们。不久后，城隍庙里驻进了一连“省防军”，那些身穿灰色军装的兵爷们天天背起枪支下乡去抓“农匪”。几乎每天晚上，学校里摇过熄灯铃，就会从隔壁传来凄厉的嚎叫声，兵爷们正在严刑拷打那些白天从校门口牵押过去的面黄肌瘦、满身褴褛的作田佬。到了大清早，离学校不远那个干涸的青草湖里就会传来处决罪犯的枪声。那些“农匪”的命运，又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村子里同样是面黄肌瘦、满身褴褛的叔伯兄弟们。看起来，地狱里固然有鬼卒们的酷刑，人世间更有“省防军”的刀斧，活该受罚的无辜者还哪里有容身之所呢？这个远非当时的我所能解答的问题，深深地困惑着我，并且长期逼迫自己谋求某种手段把它揭示出来。

读完初中时，我还没有完全忘情于曾经给堂房伯伯画过遗容的画笔。我的愿望是当一名画师，很想到省城杭州去投考那所著名的“西湖艺专”，听说它坐落在优美非凡的风景区，教室里有充当模特儿的长发美女，教师和学生都穿黑西装，打红领带，整天坐着游艇在湖上荡来荡去，欣赏令人陶醉的湖光山色。我想，如果能跨入那所学校的高门槛，不就可以把童年与少年时期所得的悲苦印象冲洗得一千二净吗？可是，命运并没有这样优待我，父亲宣告他养不起这样一条“花缸鲤鱼”。刚好省城里新办起一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为各县培养办民众教育馆的人才，不仅每县有一个官费生的名额，毕业后还可以回本县当民众教育馆的馆长。这自然是一个稀有的好机会。我立刻带着一张初中文凭，跑两天旱路，再乘一晚小火轮，赶到杭州去应试，居然给考上了个官费。这是1930年的事，用父亲的话来说：“船儿摇出大江了。”而且，从此以后，画师的梦就换成了作家的梦。在我家乡有两句意思相反的俗语，一句是“茅草蓬里出老虎”，另一句却是“浅盆子里长不成大鱼”。现在我这条小船已经离开茅草蓬和浅盆子，驶进了大江，眼前自然就出现了一片广阔的水面，我的心胸充满希望。事实上，当时的憧憬的确没有完全落空，在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三年官费生，对我的确是一个重要时期。

说来有些奇怪，学校不是为了培养民众教育人材而开办的吗？可是，前后两任校长却都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和硕士，不仅说话时中国话里夹杂着英语，对待学生的态度也十分开明，提倡男女平等和恋爱自由，学校里的空气很宽松活泼。当时省立杭高学生宿舍的床位上，枕套都印有“思无邪”三个字，要求青年们连睡眠时也必须保持思想的纯正；而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小图书馆里，竟然订有上海出版的“左联”的刊物，如《拓荒者》、《奔流》和《大众小说》之类。在来到省城应试以前，我连小火轮也没有见过，刚在杭州江干码头上岸时，看到庞然大物却奔驰如飞的公共汽车，竟吓了我一大跳；如今却可以听到男同学讲官话，看到女同学穿高跟皮鞋了，真是到了另一个新天地。特别是，学校图书馆里有多少的书啊！从这里，我不但读到了《三国演义》和《封神榜》以外的《水浒传》和《红楼梦》，读到了鲁迅和茅盾，还读到了俄罗斯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

基、契诃夫和高尔基。这些文学大师对我的吸引力，远比西湖上的游艇和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之类强烈得多。我还记得图书馆里有一位戴眼镜的女管理员，她对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乡下孩子特别照顾，总是笑容可掬地告诉我道：“这个星期又买进了一批新书，你到书库里来看看吧！”书库原是不允许学生进去的，得到这个优待不容易，我知道应该怎样珍惜它。有一个时期，我甚至把鲁迅和契诃夫的一些短篇小说抄写在笔记簿里，来加深自己的理解。还应该提到的是，当我这只乡间小溪里的船儿驶出大江时，正好遇上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在上海蓬勃兴起，这股汹涌巨浪很快就波及杭州。离学校不远有家新书店，书架上陈列的是公开出卖的文艺书，书架下面柜子里却是不能公开的禁书，大红封面的高尔基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书店老板也对我另眼相看。“有什么新杂志吗？”我小声问。“有”，他环顾了一下顾客，也小声回答，“最近一期《拓荒者》刚到。”于是，他一弯腰取出一本，马上包起往我手里一塞。在这样的時候，我总要联想到希腊神话里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觉得既然接受了火种，总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来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我想试着学习写点什么。最初涌上心头的，就是自己的苦命母亲和三位苦命姊妹。自然同时也想起了自己最感亲切的榜样，就是契诃夫和鲁迅，想起了出现在契诃夫笔下那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的中士和在不同场合就能摆出不同面貌的变色龙，以及出现在鲁迅笔下的闰土和祥林嫂。既然这些人物也都是我所熟悉的，为什么不可以按照那两位可尊敬的前辈那样来写呢？几经踌躇，到了毕业前夕，近乎心血来潮，我果然写出了几篇短篇小说似的東西，其中就有那篇自己一直称之为处女作的《车站旁边的人家》。

学校到了高年级就要参加实习，就是到街上临河的下等茶楼酒店里去给撑船和拉车的苦力们办识字班，或是到附设的民众夜校去给里弄妇女们上补习课。在苦力们中间，有很多闰土式的面貌和性格。在夜校的妇女班上，有一些附近缫丝厂里的女工，她们的一双手给高温的缫丝汤烫得像生姜似的红肿；看起来，城市里也有祥林嫂。不仅是自己家乡的母親和姊妹，城市里的这些不幸的人们，多么需要有人给他们诉说苦情呵！文学的任务，作家的职责，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的